

第一章 這輩子不要吃荔枝

六月酷暑，熱浪熏人，通往京城的鄉間小道上，一輛馬車正徐徐而行，車上刻著「衛國公府」的徽記，翠蓋朱漆，莊嚴氣派，車前車後卻有四名宮中禁衛圍守，形似看押。

車內，鋪著竹席的坐榻上，宋嘉寧頭抵著左側車角，眯著眼睛睡得香甜，白豆腐似的豐盈臉頰隨著馬車輕輕晃悠，蕩出嫵媚動人的漣漪。

李嬾嬾在一旁瞧著，忍不住記起前兒個她去上房間話，挑開門簾，驚見世子不知何時到的，竟將主子抱在懷裡，那短促一瞥，主子紅彤彤、胖乎乎的小臉就像現在這樣，不，晃得比現在還厲害，伴隨著嗚嗚的哭聲。

都過去兩日了，每每記起那一幕，李嬾嬾還是臉紅心跳。車窗外忽地傳來一聲鳥叫，李嬾嬾瞄了眼，看到一隻撲稜翅膀飛走的黑翅喜鵲。喜鵲臨門是好事，李嬾嬾怔愣片刻，眉頭卻越皺越深。

宋嘉寧貌美，滿京城都知世子有個嬌滴滴的小妾，盛寵七年不斷。如今端慧長公主與世子大婚在即，端慧長公主偏偏趁世子外出離京之際宣宋嘉寧進宮，擺明是場鴻門宴，可惜她伺候了七年的這位主子，一點心機都沒有，整日只想著吃喝玩樂、招貓逗狗，瞧瞧，都大難臨頭了她竟然還睡得著！

「姑娘，醒醒，馬上要進城了。」李嬾嬾一邊拿帕子幫宋嘉寧擦掉嘴角的口水，一邊輕聲喚道。

宋嘉寧醒了，小手掩住紅嘟嘟的唇打哈欠。剛睡醒的美人兒，眼裡水潤潤的，清澈澄淨。

「姑娘，一會兒進了宮，若長公主問話，您能答的就答，不知道該怎麼說或是為難說的，您也不用勉強，裝傻糊弄過去就是，總之千萬別觸怒長公主。」馬車進了城門，離皇宮越來越近，李嬾嬾再一次囑咐道。

宋嘉寧乖巧點頭。李嬾嬾總說她傻，可她經歷過那麼多事，怎麼可能真的傻？不過是破罐子破摔、混吃等死罷了。

母親是京城富商之女，父親是玉樹臨風的舉人，宋嘉寧幼年過的也是吃喝不愁的嬌貴日子，直到父母先後去世，長了一張禍水臉又失去倚仗的她，才由叔父做主，送給新任知縣梁紹為妾。

寧為窮人妻，不做富人妾，宋家好歹也是書香門第，雖家道中落，叔父孀母怎能因不喜她長相偏媚，就這麼隨隨便便打發了她？

宋嘉寧紅著眼圈被抬進了縣衙，見到風流倜儻、溫潤如玉的梁紹，她的哀怨不知不覺散了三分。梁紹是進士出身，留妻子在家照顧老母，隻身前來赴任，他待她極好，兩人琴瑟和鳴、風花雪月，過得如膠似漆。

甜蜜了一年，郭驍突然出現在她面前。

郭驍乃京城衛國公府的世子，奉命去湖州辦事。梁紹與衛國公府沾親帶故，得知郭驍要路過府城，便親自去府城相見，郭驍給他面子，應邀來縣衙做客。梁紹叫宋嘉寧出來拜見，宋嘉寧心裡歡喜，覺得這是相公看重她，卻沒想到郭驍會覬覦她美貌，更沒料到當晚表兄弟倆徹夜暢飲，翌日早上，她喝了一口梁紹倒的茶，

再次睜開眼睛人居然在郭驍的馬車中！

原來，梁紹用她換了郭驍一句「日後必將提攜」。

原來，梁紹與她之間的一年恩愛，什麼都不是。

宋嘉寧傷透了心，郭驍見她抗拒，沒有強迫她，回京後將她安排在莊子裡，給她講識時務的道理，陪她遊山玩水，一直等到她能被丫鬟們逗樂了，郭驍才要了她。那一晚，宋嘉寧嘗到了習武之人與文弱書生的差別，也為梁紹流了最後一滴淚。對宋嘉寧來說，忘記梁紹，並不怎麼困難，論家世才幹，郭驍是國公府世子，是皇上大加讚許的將才，甩了梁紹不知幾千里，論儀表氣度，郭驍劍眉星目、體格健壯，如果說梁紹是匹駿馬，郭驍便是一頭麒麟，就連夜裡同眠，郭驍都比梁紹更讓她舒坦。

說句沒羞沒臊的，過得舒坦了，誰還整天惦記讓她不舒坦的人？反正都是妾。宋嘉寧忘了梁紹，但儘管在外人看來，郭驍獨寵她七年夠情深義重了，她也沒再為郭驍動心，因為她很清楚，郭驍對她再好，在他眼裡，她都只是一個美妾，是個看上了便可搶來霸佔的女人。這樣的身分，宋嘉寧便什麼都不想了，一個人在莊子上快活，坦然等待色衰愛弛那一天。

既然不抱期待，當郭驍告訴她他要迎娶端慧長公主時，宋嘉寧微微驚訝後，便由衷地道喜。郭驍大概不信，他沉默許久，給她講了很多話，說端慧長公主是他親表妹，他必須給她體面，說以後他來莊子的次數會變少，但他絕不會忘了她。宋嘉寧哪敢跟一個公主爭風吃醋啊，再三保證她會老實本分，並表示郭驍不方便的話不來莊子也沒關係，結果郭驍黑著臉走了，離京前又作賊似的闖進她屋裡，悶聲折騰了她半晌。

事後宋嘉寧癱在床上，委屈極了，難道她吃醋，他就高興了？

莫名其妙的男人。

胡思亂想著，馬車停了。

下了車，宋嘉寧想偷偷瞻仰一下天家的皇宮，卻發現自己站在兩道高高城牆中間，兩側視野都被擋住了，只有一條不知通向何方的夾道，陽光照不進來，顯得陰森森的。她很失望，與李嬾嬾跟在一個看起來十分嚴肅的女官身後，七彎八拐地往前走，好不容易到了傳說中的御花園，又被警告要彎腰低頭，不得四處張望，她就不敢亂看了。

兩刻鐘後，她被帶到一座涼亭前，涼亭臨湖，湖中荷葉碧綠，一朵一朵粉荷亭亭玉立。

嗯，端慧長公主宣她進宮的理由，便是賞荷。

可宋嘉寧覺得吧，皇宮這池子忒小，跟蘇州的太湖比差遠了，想想她幼時看過那麼大的湖，端慧長公主卻只能住在高牆之中，整天面對這麼一個小池子，宋嘉寧竟有點同情她。

「妳就是宋氏？抬起頭來。」

涼亭中傳來一道懶散輕蔑的聲音，宋嘉寧忐忑抬首，就見亭中石桌旁坐著一個穿大紅紗裙的豔麗女子，頭戴寶石玉簪，後面站著兩個宮女為她搖扇搨涼，雍容華

貴。

「大膽，竟然窺視長公主！」一個宮女厲聲斥道。

宋嘉寧嚇了一跳，趕緊重新額頭觸地，怕得都不覺得熱了。

她低下頭了，端慧長公主愣愣地看著她，眼前還是宋嘉寧那張豐盈的小臉。本朝女子以瘦為美，先帝那些妃嬪為了養出單手可握的細腰，一個個恨不得三餐不進。她早就聽說表哥有個特別寵愛的小妾，料到宋氏貌美，卻沒想到宋氏是個身材豐腴的美人。

確實胖，好像都有雙下巴了，但即便如此，端慧長公主依然無法違心地說宋嘉寧醜，憑良心講，宋嘉寧比她見過的所有女人都美，美中帶著狐狸精的妖氣，怪不得能搶走她青梅竹馬的好表哥！

妒火竄心，端慧長公主冷冷掃了眼宋嘉寧，對身旁的宮女道：「我乏了，小憩一會兒，誰也別吵我。」

宮女們齊聲應是。

端慧長公主蓮步輕移，歪在美人靠上，真的閉上了眼睛。

涼亭外面的臺階下，宋嘉寧維持額頭觸地的跪姿，烈日曝曬，不到一刻鐘她便熱得滿頭大汗，雙臂不停地打哆嗦。她難受，她委屈，可那是長公主，長公主不發話，她敢亂動的話等待她的便會是一頓板子，甚至是閻王鬼差。

宋嘉寧苦苦忍著。

等到臉上的汗不停地滴下來，膝蓋疼得麻木，身體都快支撐不住時，宋嘉寧突然不想活了，眼淚混著汗水一塊兒掉。她想當郭驍的妾嗎？她想礙長公主的眼嗎？她不想，可這就是她的命，她有什麼辦法？苟活是因為怕死，而現在生不如死，她還活著做什麼？

就在尋死的念頭如野草一般瘋長，就在宋嘉寧準備爬起來投進那小破池子跳湖自盡死個痛快時，突然有人蹬蹬地從亭中跑了出來，撲通撲通跪在兩邊，恭聲叩拜——

「奴婢拜見皇上。」

皇上？

宋嘉寧想瞧瞧天底下最尊貴的皇帝長什麼樣，可隨即又記起女官囑咐她的話，不許她亂看，她剛要繼續磕頭，轉念一想，她都準備尋死了，還管什麼規矩不規矩的，死前能看天子一眼，她這輩子也算沒有白活。

這麼一想，她豁出去了，扭頭往後看，卻未料跪了太久，手臂膝蓋發軟，腦袋一歪，人也跟著歪倒了，變成了側躺的姿勢。

變故陡生，正準備從旁邊經過的新帝下意識地看向地上。

宋嘉寧跪了半天，全身衣衫都已濕透，現在她側躺著，雙頰潮紅、眸中帶淚，髮釵凌亂，腮邊黏著汗濕的鬢髮，正是一副女子被人憐惜過的嬌媚模樣。

新帝二十七歲登基，之前尚未婚配，這三年主動為先帝守孝，如今雖已到而立之年，卻還未沾染過女子，乍一見這樣的宋嘉寧，他罕見地滯了一瞬。

宋嘉寧趁機看清了帝王，帝王身穿一襲素紅龍袍，修長挺拔，如青竹屹立於眼前，

他看起來與郭驍年紀相仿，膚白如玉，眉目清寂。郭驍也是冷峻的男人，冷得讓人害怕，皇帝卻不一樣，他的冷恍似雨後遠山之巔縈繞的團團雲霧，叫人靠近不了，也琢磨不透。

宋嘉寧驀地記起三年前她隨郭驍出門時聽到的一段百姓閒話，說皇上能登基，是因為他心機深沉，表面與世無爭，暗中謀害了太子與嫡親皇兄，不然皇位如何都輪不到一個結巴皇子的頭上。

所以，這個皇上是個心狠手辣的結巴？

宋嘉寧不受控制地打個激靈，趕緊重新跪好，腦袋垂得低低的，露出一段白晳纖美的頸項。

趙恒多看了一眼。

「睡醒」的端慧長公主見了，笑著諷刺道：「怎麼，皇兄也覺得宋氏貌美過人？難得有能入皇兄眼的，不如叫郭驍把她送進宮，她伺候過兩個男人，想來也習慣了，不會來以身殉節那一套。」

宋嘉寧臉白如紙。

趙恒沒有進亭子，背手立於宋嘉寧身側，漠然道：「女子戒妒，適可而止。」

趙恒有口疾，言語簡短，非常考究聽者的理解能力，不過端慧長公主從小與幾位皇兄打交道，自然清楚他的意思，他是在提醒她，宋氏乃表哥寵妾，她鬧過分了，表哥回來肯定會與她算帳。

端慧長公主還真怕郭驍厭惡自己，咬咬牙，指著石桌對宋嘉寧道：「算了，本來想請妳進宮賞花，既然妳身子嬌弱，這便回去吧。這是嶺南新進貢的荔枝，賞妳嘗嘗鮮，望妳日後恪守本分。」打一棒子再給個甜棗，免得她跟表哥告狀。

宋嘉寧勉力支撐著，磕頭謝恩，最後她是被李嬪嬪背出宮的。

上了馬車，李嬪嬪扶她坐好，心疼地幫她揉腿，說了好多勸慰的話。

宋嘉寧心裡苦，端慧長公主這麼厲害，以後會不會想其他辦法對付她？

如果郭驍肯放她走，該多好。

前途一片渺茫，瞥見端慧長公主賞的那碟荔枝，宋嘉寧嚥了嚥口水。她從小就有一個毛病，好吃，再傷心只要身邊的人端來一盤好吃的，就能成功轉移她的悲痛，也許當初被梁紹迷暈送給郭驍，她沒有殉節，除了覺得梁紹不配，也有郭驍擺上來的三餐太誘人的緣故吧？

看著那一碟子飽滿紅亮的荔枝，宋嘉寧腿好像沒那麼疼了，她抓起一顆，認真地剝起來。

李嬪嬪見了，不禁失笑，沒心眼有沒心眼的好，不記憂。

荔枝剝得慢，馬車出城了，碟子裡還剩一半，但路開始不平，再一次顛簸後，李嬪嬪小聲提醒宋嘉寧，「慢點吃，小心別噎著。」

宋嘉寧笑，她哪裡有那麼笨？

結果剛把剝好的大荔枝放進口中，馬車突然又劇烈地顛了一下，她只覺得喉頭一緊……

半個月後，京城街坊間添了一樁熱鬧，稱端慧長公主害死了國公府世子的寵妾，

世子大怒，不娶了！

宋嘉寧發誓，她這輩子都不要吃荔枝了，真要吃也要慢慢慢慢地吃，在馬車上絕對不行。

半夜驚醒，宋嘉寧摸著自己的脖子，暗暗地告誡自己。

告誡完了，她想到什麼，立即低頭。這幾晚她都睡不好，不是夢到自己吃荔枝噎死那一幕，就是夢見自己又變成郭驍的小妾了。母親擔心她，特意命九兒打地鋪陪她，屋裡也必須留著一盞燈，昏黃燈光透過紗帳照進來，宋嘉寧看到一雙胖乎乎的小肉手。

她輕輕地舒了口氣，這已經是第四晚了，看來她是真的回到了十歲這年，母親還沒病入膏肓。

時值正月，江南小戶燒不起地龍，炭火也早熄了，宋嘉寧打個冷顫，重新鑽回被窩，嚴嚴實實地捂好被角，暖意重新湧上來，她的睏意卻徹底消失了，一動不動地呆呆躺著，皺著眉頭發愁。

母親的病……

父親在她六歲的時候就病逝了，那時她太小，勉強記事，爹爹剛走，她傷心了好久，偶爾生病或是在堂姊堂兄那裡受了委屈，還會跟母親哭，委屈兮兮地要爹爹，但日子一天一天的過下去，爹爹的身影與面孔也變得越來越模糊，到最後她幾乎什麼都不記得了，只知道她有個舉人爹爹，爹爹生病死了。

她忘了，悲傷過後該吃吃該喝喝，頂多羨慕別人有爹爹，母親卻沒忘。當然，前世母親還活著時，宋嘉寧並不能理解母親為什麼動不動就會掉眼淚，飯菜吃得也不多，弄得人越來越瘦，彷彿風一吹就會倒了似的。

母親身邊的大丫鬟告訴她，說母親哭，是因為想起爹爹了，宋嘉寧還是不懂，她也想要爹爹活著，但她怎麼沒有想到要哭？

上輩子後來母親相思成疾，在她十一歲那年秋天撒手人寰，再之後她成了梁紹的小妾，嘗到了男女情愛的滋味，又被梁紹狠狠扎了一刀，她才突然明白了母親。父親活著時，對母親肯定很好很好，所以母親念念不忘，如果梁紹也對她好，她是被郭驍搶走的，那麼她就算沒有勇氣以死殉節，肯定也會經常想梁紹，而不是沒心沒肺地混日子。

唉，怎麼又想起那個唯利是圖、賣妾求榮的小人了？

搖搖頭，將梁紹甩出腦海，宋嘉寧繼續發愁母親的事。

多活了一輩子，現在宋嘉寧能理解母親對父親的思念了，但她不能任由母親思念下去，不然母親又要憔悴離世，丟下她一個人孤零零的，她得想辦法轉移母親的心思……母親是個寡婦，還是個沉浸在悲痛中走不出來的寡婦，大門不出二門不邁，連嬸母那邊都不去串門子，整天悶在房中，除了照顧她就是想爹爹，不生病才怪呢。

那她首先要做的，就是勸母親出門走走。寡婦又如何，好多寡婦都改嫁了，母親

喜歡爹爹願意替爹爹守一輩子的寡，那她就一直陪著娘，將來再在縣城挑個可靠的男人嫁了，多生幾個孩子，攜兒帶女常常來陪母親解悶。

嗯，等天氣暖和桃花開了，她一定要央求母親帶她去太湖邊上，太湖啊，她好久沒去了，還記得太湖那裡有楊柳依依，有桃花朵朵，還有漂亮鮮嫩的白魚、殼薄味鮮的白蝦……

宋嘉寧睡著了，夢到母親帶她去了湖邊，娘倆坐在畫舫上，面前擺了一桌好吃的。清晨，林氏過來探望女兒，就見女兒睡得小臉紅潤，精緻嬌憨，漂亮是漂亮，就是嘴角又在流口水。林氏又憐愛又困惑，她與丈夫都不重食慾，女兒的饞嘴性子是從哪學來的？

喉頭犯癢，林氏連忙繞到女兒床前的花鳥屏風後，掩唇輕咳，心中無限悲楚。女兒這幾日總是作噩夢，她當娘的本該陪女兒睡，但她不敢，怕把病氣過給女兒。壓抑的咳嗽聲驚醒了酣睡的宋嘉寧，她揉揉眼睛，含糊不清地喚道：「娘？」

林氏聽了，飛快將帕子塞回袖中，擺出笑臉走到床邊，一邊掛帳子一邊柔聲道：「安安醒了？」

女兒是早產，剛出生時瘦瘦小小的，她好怕養不活，就起了「安安」這個小名，大名配個「寧」字，希望女兒一世安寧。大抵名字管用，周歲的時候女兒已經長得白白胖胖了，別人家的孩子得哄著吃飯，長輩捧著碗四處追，女兒倒好，吃完一碗還抱著碗捨不得鬆手，要再吃點。

歪坐到床邊，林氏愛憐地捏了捏女兒的小胖臉。

當娘的稀罕女兒，宋嘉寧也巴巴地看著母親。自小到大，宋嘉寧身邊的女子上至四五十歲的婦人，下至五六歲的女娃，都在想辦法讓自己瘦點，像宋嘉寧這樣走路臉上的肉會微微顫的，一出門就會被人嘲笑，七嘴八舌喊她宋胖胖。

宋嘉寧自己也覺得女子瘦了好看，細腰盈盈一握，長裙窄腰的跟仙女似的，但她更喜歡吃，所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，她餓了幾次肚子後，果斷捨棄纖腰而選了美食。而且她慢慢發現，同樣是瘦，有的人乾癟得像竹竿，還有一種，就是母親這樣的，身姿婀娜，款款走來，如弱柳扶風。

在宋嘉寧心裡，母親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，可惜同樣的杏眼同樣的瓜子臉，母親氣質清雅，一看就是滿腹詩書，她卻姿容偏媚，老老實實的什麼都沒做旁人就說她眼睛不老實，尋思著要勾人呢！

「娘，妳教我練字吧。」宋嘉寧抱住母親胳膊，小聲撒嬌。

林氏奇怪，握住女兒的小手問：「又跟姊姊吵架了？」她體力不濟，專門請了一位女先生教導女兒，小叔子把侄女也送了過來，姊妹倆一起學，也能有個伴，不過侄女行事霸道，小姊妹倆偶爾會鬧不愉快。

宋嘉寧搖頭，頭埋到母親懷裡道：「我想跟娘寫一樣的字。」她多佔母親一刻鐘，母親就少想爹爹一刻鐘。

女兒慣會撒嬌，林氏想了想，答應了，「那妳先去書房上課，下學了娘再單獨教妳。」

宋嘉寧乖乖點頭。

陪母親吃完早飯，宋嘉寧領著丫鬟去前院書房，與十一歲的堂姊宋嬌一起讀書。宋嬌還是記憶中的樣子，事事都想壓宋嘉寧一頭，女先生提問題，她搶著答。宋嘉寧前世暗暗羨慕堂姊聰明，現在心裡都是事，頻頻走神。

今後，自家與二房要怎麼相處？

上輩子母親病故，二叔父二孀母對她好了一陣，哄得她將母親的嫁妝拿出來給他們用之後，夫妻倆真正的嘴臉就露出來了，待她一日不如一日，最後還送她去做妾。期間宋嘉寧給京城的舅舅舅母寫過信，盼望舅舅接她去京城，結果舅母反過來勸她要常思己過，意思就是長輩對她不好，也是她先犯了錯。

宋嘉寧心裡酸酸的，或許母親堅持守孝，也有娘家不歡迎她回去的緣故吧？

罷了，二叔父二孀母再壞也要忌憚母親，只要母親身體恢復過來，健康長壽，二叔父絕不敢再胡亂安排她的親事。

上午的課就在她的心事重重中過去了，宋嘉寧、宋嬌一起將女先生送出門，然後姊妹倆各回各家。宋嘉寧腳步輕快地去找娘親，到了上房，意外發現二孀母胡氏竟然來了，正坐在堂屋陪母親說話，好像在商量什麼。

「娘，二孀母。」宋嘉寧乖巧地喚道，小短腿挪到母親身邊，複雜地打量二孀母。胡氏今年二十五，比林氏小兩歲，也是個瘦女人，但她膚色偏黑，臉也有點長，最多算是中等姿色。這會兒笑咪咪的問宋嘉寧，「後日嬌嬌外祖母過五十五大壽，嘉寧要不要去？這次家裡請了醉仙樓的廚子，嘉寧肯定愛吃。」

醉仙樓是遠近聞名的酒樓，宋嘉寧對那裡的菜肴記憶猶新，她想吃，卻不想去胡家蹭飯。

「我娘不舒服，我要在家陪她。」她靠到母親身上，一副捨不得離開娘的樣子。林氏知道女兒嘴饞，欣慰道：「安安去吧，妳姊姊哥哥都去，你們一起玩。」

宋嘉寧不說話，抱著娘親扭來扭去，默默地撒嬌。

林氏心都化了，只好對胡氏道：「那就讓安安陪我，你們去吧，替我向老夫人問聲好。」

娘倆一條心，胡氏乾笑兩聲，起身走了，一離開大房的院子，她臉立即繃了起來，面帶不滿。

過了一日，林氏派丫鬟送來一份壽禮，胡氏稍微舒服了點，抬頭見丈夫遺憾地望著大房那邊，胡氏登時又恨上了。狐媚子，娘倆都是狐媚子，特別是林氏，剋了自己的男人不說，又勾得小叔子魂不守舍。

心裡恨，胡氏表面不顯，叫上一雙兒女，一家四口趕驛車去隔壁縣城探親。

胡氏底下有個弟弟，叫胡壯，二十出頭的年紀，整日遊手好閒，不務正業，尚未成家，今兒個一大早就在門口候著了，遠遠望見宋家的驛車，他巴巴地趕過去，然而姊夫一家四口下來後，車裡再沒有旁人。

胡壯臉臭了，尋機會將姊姊拽到一旁，小聲嘀咕，「人呢？」

林氏貌美，從她守寡那天起他就開始惦記，奈何林氏輕易不出門，姊姊又不許他來宋家胡鬧，他只能苦等機會。前幾天姊姊答應會帶林氏一起來，把他興奮的連續三晚都沒睡好，翻來覆去的想，腦袋裡全是林氏。

丈夫與弟弟都覬覦林氏，越發證明林氏好，胡氏不快，哼道：「她不想來，我還拽她來不成？」

胡狀急得不行，摸著後腦杓求姊姊，「那姊姊讓我去唄？我保證……」

「你敢！」胡氏狠狠剗了他一眼，沉聲道：「她性子烈，鬧出人命誰擔待得起？給我老老實實等著，我不信她這輩子不出門！」到時候荒郊野外的，即便林氏寧死不屈，人死了，只要弟弟手腳乾淨，官府就查不到他們頭上，屆時只剩一個半大丫頭，她好言好語哄兩句，林氏帶來的豐厚陪嫁就是她的了。

第二章 只缺一房小妾

廚房婆子開始擺飯了，林氏久久等不到女兒進來，好奇地走到堂屋門口，就見女兒仰著小腦袋站在院中的桃樹下，身上穿著一件桃紅襖子，腦頂梳著兩個丫髻，正一眨不眨地盯著滿枝桃花，如一尊女童雕像，憨態可掬。

「安安，吃飯了，吃完飯再看花。」林氏笑著喚道。

宋嘉寧脖子都快酸了，終於等到母親上鉤，她滿意地揉揉脖子，開心地跑向母親，「娘，姊姊說桃花島上的桃花都開了，一片一片的特別好看，妳也帶我去吧？」自古寡婦門前是非多，丈夫過世後，林氏一來沒有遊玩的心情，二來擔心招惹流言蜚語，便一直幽居後宅，一年到頭鮮少出門。此時女兒撒嬌，她第一反應是無奈，摸摸女兒頭頂道：「前兒個妳二叔父一家去賞花，叫妳去妳不去，現在後悔了吧？」

宋嘉寧嘟嘴，抱住母親嘟囔道：「我想跟娘在一起，娘帶我去好不好？我好久沒出門了。」

林氏聞言，怔了怔。女兒活潑好動，替丈夫守孝那三年憋壞了，一出孝就天天跟在侄女身後，早上去找附近交好的姊妹玩，中午快吃飯了才回來，吃完繼續往外跑，但自打正月女兒連作幾晚噩夢後，小丫頭就不愛動了，天天守在她身邊。

「安安跟娘說實話，妳是不是與姊姊吵架了？」牽著女兒進屋，林氏落坐，扶著女兒肩膀問。

宋嘉寧茫然地搖頭，「沒有啊，娘為什麼這麼問？」

女兒神情不似作偽，林氏更困惑了，疑問道：「那妳為何不去找她玩？」

宋嘉寧已經打定主意要疏遠二叔父一家，也一直在等機會提醒母親二叔父一家的不堪，這會兒便低下頭，攥著小手悶悶道：「姊姊不喜歡我，那天我去找她，聽見二嬸母勸姊姊別欺負我，姊姊不高興，二嬸母就說，說咱們家有錢，姊姊對我好，娘才願意給二嬸母錢，還說等咱們家的錢用完了，姊姊就可以欺負我了。」林氏臉色陡變，女兒才十歲，只知道吃喝玩睡，肯定不會說謊，那弟妹……

「娘，二嬸母讓姊姊欺負我，她是不是也不喜歡我啊？」宋嘉寧抬起頭，紅著眼圈問。她是真的委屈，為前世叔嬸的苛待委屈。

女兒懵懵懂懂、可憐巴巴的，林氏一下子也紅了眼圈，突然感到很愧疚。她一直覺得自己命苦，對她如珠似寶的父母年邁辭世，曾經兄妹情深的哥哥耳根子軟，因為嫂子竟漸漸疏遠了她，她遠嫁江南，恩愛日子沒過幾年，丈夫也不幸病逝。過去的幾年，她整日沉浸在悲苦中，卻忘了女兒比她更命苦，小小年紀沒了父親，

真心喜歡的孀母、堂姊看似和善，其實暗藏心機。

「怎麼會呢，我們安安最乖最懂事了，誰都喜歡安安。」憋回眼淚，林氏親親女兒額頭，溫柔地說。

宋嘉寧豆大的淚疙瘩啪答掉了下來，有娘真好，被娘親哄的感覺真好。

女兒說哭就哭，林氏慌了，想到女兒說想去看成片成片的桃花，她馬上哄道：「安安不哭，娘答應帶妳出去玩，妳要是把眼睛哭腫了，咱們就不能出門啦。」

宋嘉寧頓時破涕為笑。

林氏也笑了，親自幫女兒擦臉，重新塗一遍面脂，再牽著女兒去吃飯。

早飯很簡單，娘倆一人一碗三蝦麵，中間擺一碟四個的肉餡湯包。這都是宋嘉寧深深懷念的兒時味道，光聞著飯香便直冒口水，立即在紅木圓凳上坐好，先夾起一個湯包，蘸蘸醋，開心地吃了起來。

吃完一個湯包，宋嘉寧開始吃麵，吃兩口麵再吃一隻蝦仁，葷素搭配，津津有味。

林氏這幾年食慾都不佳，但今天不知是被女兒大快朵頤的吃相感染，又或是剛剛想通了，決意養好身體再妥帖照顧女兒一生，看女兒吃得那麼香，她胃口居然也上來了，平常只吃幾口的麵今早全都吃了，還夾了一個湯包。

宋嘉寧見了，高興得不得了，夾起最後一個湯包孝敬母親，「娘再吃一個。」

林氏搖頭笑，「安安吃吧，娘飽了。」

宋嘉寧瞄眼母親纖細的柳腰，誤會母親怕吃多了長肉，這才自己吃了。

飯後林氏讓丫鬟知會車夫準備騾車，她回內室換衣服，將身上繡著蘭花的春衫換成一件素淨的豆綠色褙子，底下配條白裙，樸素淡雅，是那種走在街上毫不起眼的打扮。衣服換好了，林氏再將頭上的玉簪換成木簪，唯一換不掉的是那張白皙清麗、萬裡挑一的美人臉。

看著鏡中的自己，林氏驀地生出一絲傷感，桃花開了有人賞，她空有美貌，奈何喜歡賞她的相公早就不在人間。

「夫人。」丫鬟秋月托著一頂白色帷帽走過來，輕聲喚道。

林氏回神，淡淡一笑。

打扮好了，林氏牽著女兒的小胖手，帶著秋月往外走，走出大房院門，迎面撞見腳步匆匆的胡氏。

因為女兒的話，林氏心中已不喜這個妯娌，但表面的禮數還得維持，便取下帷帽，客氣的問胡氏，「弟妹行色匆匆，出了什麼事嗎？」

胡氏不著痕跡地打量一番林氏娘倆，乾笑道：「沒事沒事，聽說妳要出門，我過來瞧瞧。」

林氏低頭看女兒，淺笑道：「安安想去看桃花，我看天氣不錯，帶她去桃花島逛逛。」

胡氏暗喜，嘴上卻道：「是該去看看，嫂子天天悶在屋中，出去透透氣對妳身體也好。那妳們快去吧，這會兒碼頭登船的人還不多，再晚點就得擠了。」說著殷勤地讓出道兒。

林氏點點頭，領著女兒走了。

胡氏笑著將娘倆送到門口，親眼看著自家騾車拐彎，她立即叫來女兒，以探親的名義回娘家了。兩個縣城毗鄰，但林氏坐騾車走得慢，回頭弟弟騎驢追趕，說不一定能趕在林氏前頭抵達太湖邊上。

騾車走得又穩又慢，不過林氏攜女春遊，本就是為了放鬆，因此並不著急。江南春光好，普通一條官路兩側也都有景可賞，波光粼粼的水田，隨風搖曳的綠柳，時常還會有三兩株桃樹、梅樹映入眼簾，伴隨著清脆悅耳的鳥雀啁啾，靜謐安詳，宛如一幅雋永的江南畫卷。

「娘，妳看天上！」宋嘉寧趴在車窗邊觀景，突然興奮地叫母親。

林氏靠過來，仰頭便見一行大雁結隊而行，一路向北去了。

觸景生情，林氏突然有點想京城的家。丈夫去世時，兄長過來弔唁，曾悄悄問她想想改嫁。林氏不想，而且她也不想影響兄嫂的感情，真要改嫁，她就得先回娘家，但嫂子不喜歡她，見面肯定會冷言冷語的諷刺。

摸摸女兒腦袋，林氏重新坐正了。

騾車走了半個時辰，終於來到太湖邊上，晴空萬里，煙波浩渺，離岸最近的小島便是桃花島，每逢春日島上桃花如霞，在本地頗負盛名，到了開花時節，遠近百姓、富商、官府人家便會挑個風和日麗的好日子前來登島遊玩，賞花怡情。

娘倆來得早，岸邊無人，湖面上一共有三艘小船，一條烏篷船已經出發了，一條烏篷船停在湖岸邊，另有一艘簡陋小船是手頭緊的普通百姓喜歡搭乘的。林氏嫁妝豐厚，手頭寬裕，下車後秋月直接去烏篷船那邊問價了。

「包船五錢，等十人客滿再發船的話，每人五十文。」船夫道。

秋月直接摸出一個五錢的銀角子，遞給船夫，「我家夫人包船了。」

船夫笑著道好，收起銀子，殷勤地搭放船板。

林氏握緊女兒小手，娘倆一起登船。

主僕三人坐好了，船夫剛要出發，岸上忽然傳來兩道急促的馬蹄聲，有人高聲喊道——

「等等！」

那聲音中氣十足，船夫抬頭，兩匹黑頭大馬已經近在眼前，領頭一人穿一身灰袍，濃眉大眼，生得十分周正，有種習武之人的氣勢。見他沒有撐船，濃眉男人便放慢速度，讓後面的人趕到他前面去。

船夫看過去，一眼就看呆了，後來的這位三十出頭的年紀，穿黑色圓領長袍，腰間掛著一枚白玉佩，在陽光下泛著誘人的光芒，一看打扮就知是大戶人家出身，再瞧這人容貌，眉如青峰，眼似寒星，面容冷峻，比戲臺上的將軍還威嚴。

看得出神，竟沒注意對方何時下的馬，等船夫反應過來，冷臉男人已經大步上了船。

船夫為難了，剛要解釋這船已經被人包下，落後的男子突然丟了一物過來，船夫本能地接住，低頭一瞧，好傢伙，竟是一個小元寶。船夫咧著嘴把元寶揣到懷裡，

人沒動，豎耳聽船裡的動靜，如果三個女人不鬧，他便默默撐船走了，賺兩份錢。秋月面露忿忿之色，用眼神詢問主子，只要夫人一聲令下，她立即去找船夫理論。林氏戴著帷帽，透過帽紗飛快掃了兩人一眼，微不可察地朝秋月搖搖頭。

秋月也看出這兩個男人不好惹，懂事地低下腦袋，不該看的不看，免得惹麻煩。林氏另一側的宋嘉寧本想看一眼便收回視線的，可不知道為什麼，她越看斜對面的黑衣男人就越覺得眼熟，越眼熟越忍不住一直盯著看，試圖回憶起自己是不是在哪裡見過這個人，結果看得太入神，黑衣男人突然朝她看來，視線犀利如刀。宋嘉寧一慌，連忙往後躲，然後就在與男人目光相觸的短暫瞬間，她記起來了。她沒見過這個黑衣男人，但她曾與一個酷似對方的世家子弟過了足足七年，那個人便是京城鼎鼎有名的衛國公世子——郭驍。

前世宋嘉寧給郭驍當了七年寵妾，但那七年，她始終住在郊外的莊子上，郭驍沒解釋過原因，她也沒問，總之，京城那些達官貴人們，除了郭驍，她便只在臨死前，草草與端慧長公主、新帝打了一次照面。

而這個同船的黑衣男人……

宋嘉寧不受控制地往郭驍的至親身上聯想，因為兩人實在是太像了，如她與母親，外人一看就知道是母女。算算年齡，郭驍今年十六，宋嘉寧不清楚衛國公的具體年紀，但想來應該也就是三十五六的歲數。

偷偷地，宋嘉寧再次朝黑衣男人瞄去。

春光明媚，船夫將烏篷竹簾捲起來了，黑衣男人臨窗而坐，正眺望窗外之景。湖風涼爽，迎面吹來，男人側臉冷峻，稜角分明，修長脖頸上喉結明顯，喉結旁邊有道細長的傷痕，年頭已久，不細看可能分辨不出來。

宋嘉寧的心撲通撲通亂跳，年齡對上了，而那傷痕衛國公是武將，難道真的是他？可堂堂衛國公，不在京城待著，怎麼來了江南？

宋嘉寧絞盡腦汁回憶前世，可惜她給梁紹當妾前只是個普通的內宅女子，對官場上的事沒興趣也沒有途徑知曉，等她進了京城，又終日住在幽靜的莊子裡，身邊的丫鬢嬾嬾都得了郭驍提醒，只陪她打趣解悶，不該聊的絕對不會多嘴。

或許，衛國公在江南當過差？

宋嘉寧想得出神，忘了收回視線，那邊郭伯言久經沙場，五感何其敏銳，察覺有人看他，他無聲偏轉視線，最先看的是對面頭戴帷帽的女人，確定窺視的視線不是來自帷帽之下，他才注意到女人旁邊呆坐的嬌小女童。

八九歲的女娃，穿著桃紅襖子，臉頰白裡透粉，一雙黑白分明的杏眼水汪汪的很漂亮。郭伯言有一個女兒、兩個侄女，在他的記憶中，三個小姑娘從小到大都很瘦，瘦得纖細優雅，孩子們喜歡這樣，郭伯言卻總覺得不妥，他希望自己的女兒吃胖一點，胖了他才心安，不然總擔心孩子們吃不飽。

就像這個女娃，臉蛋肉乎乎的，又不是特別胖，看著就讓人寬心。

剛上船時郭伯言就注意到女娃偷看他了，小孩子好奇陌生人，他沒在意，現在這丫頭又在看他，還看得那麼入神，憨憨傻傻地，郭伯言不由納罕，肅容問道：「為何看我？」

船內一直都很安靜，只聞湖波蕩漾聲，他突然開口，威嚴清冷的聲音立即驚醒了宋嘉寧。

為何看他，她當然不能說實話，可一時半刻的宋嘉寧也找不到合適的藉口，骨子裡又敬畏那位疑似衛國公的男人，出於本能，她縮著肩膀往母親身後躲。

林氏自己都有點怕這黑衣男人，女兒害怕她很理解，一邊盡量擋住女兒，一邊低聲賠罪道：「小女頑劣，不敬之處還請官人海涵。」

貌美的女人聲音未必好聽，可林氏嗓音清潤細柔，突然在這四面敞亮的湖中小船中響起來，便如秀麗江南春景中的一聲黃鶯輕啼，說不出來的婉轉空靈，恰逢烏篷船行到湖中央，風更大了，吹得林氏面前的帽紗翹起一角，露出她白皙精緻的下巴，如牡丹綻開的第一片花瓣，姿色誘人。

郭伯言喉頭滾動了下，其實單看婦人身邊女娃的容貌他便知道，此女必是絕色。微微頷首，郭伯言繼續賞景。

林氏擔心女兒再亂看，牽著宋嘉寧的手站了起來，「咱們去外面看魚。」

宋嘉寧乖乖點頭。

娘倆一起往外走，宋嘉寧還小，顯不出身段，林氏迎風而行，裙襖翻飛，不盈一握的纖腰頓顯無遺，那麼纖細柔弱，叫人忍不住擔心下一刻她就會被風吹到湖裡去。船裡兩個男人都被她的曼妙身影吸引，尤其是郭伯言，胸口似有一團火燎了起來。

浮生偷得半日閒，他這個巡撫再有半年便要回京，今日突來遊興，出門走走，未料偶遇佳人。生在權貴之家，郭伯言自少年時便見過不少美人，但只憑一抹纖影、一聲「官人」便讓他心癢難耐的，這婦人還是第一個。

可惜，她已為人婦。

郭伯言再心動，也不會染指他人之妻。

船靠岸了，林氏扶著女兒肩膀站在船尾，等郭伯言主僕上岸了，娘倆才不緊不慢地下船。

臨行前，秋月低聲與船夫理論，船夫彎腰賠笑，「我的姑奶奶，那兩位一看就不是普通人，小的哪敢吭聲啊？」

秋月哼道：「那你退錢。」

船夫捨不得，哀求地看向林氏。

林氏笑笑，喚秋月一聲，這就去賞花了，故意選了與郭伯言相反的方向。

她們來得早，島上人還不多，林氏牽著女兒沿著主路走，盡量不往偏僻的地方去。

「娘，妳看，那朵一半紅一半白，好漂亮。」宋嘉寧想方設法哄母親出門，就是希望母親多看看外面的美景，少想一些父親，因此上了島她便一心尋找別致景色給母親看。

「娘給安安摘一朵。」桃花如霞，林氏確實賞心悅目，摸摸女兒腦袋，她親自過去摘花。

一共十來步的路，宋嘉寧、秋月站在路邊等，林氏在樹下站定，回頭看看，對上女兒桃花似的小臉，她笑笑，仰頭摘花。

花枝偏高，林氏不得不踮腳，可就在她努力折花枝的時候，路邊突然傳來一絲動靜，好像有猛虎跳出！

林氏大驚，一扭頭，驚見一蒙面男人手持棍棒以雷霆之勢連續敲在秋月與女兒頭上，眼看女兒小小的身子倒下去，林氏心神俱裂，當即便朝女兒撲去，「安安……」這一刻，她忘了自己也有危險，只想確認女兒的安危。

蒙面男人卻丟了長棍撲過來，一手抱住林氏纖腰，一手捂住林氏的嘴，心急火燎地往桃花林深處走。林氏拚命掙扎，奈何她一個常年幽居後宅的年輕婦人，折根花枝都費力，又怎能扳得開男人那雙手，無論手打還是腳踢，都沒有用。

蒙面男人正是得了親姊姊消息尾隨而至的胡壯，他惦記林氏惦記了三四年，如今終於盼到機會，憋了幾年的慾火登時燒到頂點，燒得他只想先要了林氏，其他什麼都不管不顧了，計畫是否周密、路邊宋嘉寧兩人被人發現了怎麼辦，他都不管，只想將林氏按在地上先痛快一回！

時間緊迫，沒走多遠，胡壯便捂住林氏嘴將她壓在地上，林氏奮力掙扎，但這掙扎只刺激得胡壯慾火更熾，大手拽住她領口猛地一扯，林氏半邊雪白肩頭就露出來了。林氏嚇得忘了反應，胡壯盯著她衣衫裡的雪青色肚兜眼睛都饞紅了！

林氏帷帽早已落在半路，看出男人眼裡的獸慾，她臉色慘白，一邊搖頭掙扎一邊哭，混亂間意外扯掉了胡壯臉上的黑巾。胡壯常去宋家，林氏自然認得他，恐懼中立即騰起憤怒，掙扎得也更用力，口中嗚嗚出聲。

「好嫂子，妳就給了我吧，宋大哥都死了三四年了，妳真的不想？」胡壯一手捂住林氏的嘴，一手急不可耐地解褲帶，結實的身體將林氏壓得死死的，讓她無法挪動分毫，說著還試圖親林氏的脖子。

林氏拚命躲閃，不意一扭頭瞥見一道高大身影，風馳電掣地朝這邊而來！

林氏哭聲更高了。

胡壯褲子都脫一半，剛要扯林氏的，背上突然傳來一股大力，他頓時驚駭往後望。郭伯言一拳打在他臉上，曾經率領千軍萬馬馳騁沙場的男人，全力打出的一拳甚至帶著虎嘯，打得胡壯當場昏死過去，被郭伯言隨手甩到一旁。

解決了混帳，郭伯言低頭，林氏身上的襪子已經爛了，單薄雪白的雙肩都露在外面，如碧綠草地中的兩朵玉蘭。她抱胸埋首蜷縮成一團，一頭凌亂青絲擋住臉龐，只有絕望後怕的哭聲嗚嗚地傳了出來，邊哭邊試圖拉攏破碎的衣裳遮住肩膀。

一個楚楚可憐的美人，既讓人想要保護她，又最容易激起男人的慾望。

郭伯言靜默不動，幽深目光一寸寸在林氏身上游移，她髮絲下露出的淚臉，她徒勞遮擋的美人肩，她蜷縮起來如蓮花一樣的身子，以及她悲切無助的哭聲，無一不在挑戰他的理智。他聽見了，她丈夫死了三四年，她是一個寡婦。

身後傳來腳步聲，是他的長隨魏進，郭伯言迅速脫下長袍，俯身替林氏裹上。這個動作說明他沒有色心，至少現在沒有。

林氏看到一絲希望，閉著眼睛嗚咽道謝，「官人救命之恩，我必當重謝……」

「如何謝？」郭伯言扶她坐起，他單膝蹲在她面前，黑眸犀利地看著她的眼，雙手緊握她肩頭。

男人掌心火熱，透過衣衫清晰地傳了過來，再感受男人肆無忌憚的審視，林氏心中一驚。眼角餘光中見男人手下一手抱著女兒、一手抱著秋月走了過來，林氏急了，哭著求恩人，「我家有薄產，只要恩人開口，我悉數奉上，求您讓我先看看我女兒……」

郭伯言並未鬆手，只看了一眼魏進。

魏進放下一大一小，低聲回稟道：「被打昏了，應該沒有大礙。」

林氏稍微鬆了口氣，眼淚卻越來越多，為後怕，也為前途未卜，惶然之際，忽聞恩人道——

「那個收拾了，不可留下任何蛛絲馬跡。」

林氏心跳一滯，收拾是什麼意思，他要收拾哪個？

她偷眼去看，就見魏進三兩步走到胡壯身邊，大手提起他，悄然朝島嶼深處而去。

林氏渾身顫抖，她不在乎胡壯的生死，但，此人竟能視人命如草芥，必是凶殘狠辣之輩……

「在想什麼？」將她臉上表情的各種情緒盡收眼底，郭伯言低聲問道，低沉的話語中帶著三分愉悅。

林氏沒聽出來，她只是害怕，男人的手還握著她肩膀，心思不言而喻，而他當著她的面展示凶狠，真不是另一種威脅嗎？

思蓄百轉千迴，林氏垂眸，顫抖著道：「我有五百兩家私，想盡數獻與恩人。」

郭伯言笑了，笑得很隱晦，身體靠近，抬起她精緻小巧的下巴，她抗拒，他用力扣住，盯著她恐慌的淚眼道：「本國公不缺錢，只缺一房小妾。」

林氏聞言，如墜深淵。

第三章 賭您的真心

宋嘉寧好疼，後腦杓被人揉來揉去，揉得她疼……

她下意識去推那隻壞手，然而小手才伸到一半突然被人攔住，陌生粗礪的掌心，她徹底醒了，本能地往後看，看到一堵寬闊胸膛，身穿白色中衣。她愣愣地仰頭，不期然撞進一雙犀利漠然的黑眸，男人微微低首，長眉星目，正是今日同船那個疑似衛國公的男人。

她迷茫地眨眼睛，他怎麼在這裡？

「妳被壞人打了，後腦杓有包，我幫妳消腫。」郭伯言席地而坐，一手扶著宋嘉寧肩膀，一手繼續輕輕地幫她揉後腦杓上的小包。

宋嘉寧這才意識到兩人的姿勢，她居然橫坐在男人腿上，一個疑似郭驍父親的人的腿上！

屁股彷彿被火燙了般，她想也不想就要起身。

郭伯言現在心情很好，摘掉帷帽露出真容的林氏比他想像的還要美，不是尋常的姿色，而是那種傾國傾城的仙人之姿，而這樣的美人很快就會成為他的女人。愛屋及烏，郭伯言看林氏的愛女也越看越喜歡，魏進領林氏去一旁勸說了，他閒著無事，見宋嘉寧可憐巴巴地躺在地上，便主動抱起女娃為她揉著腫包。

「別動。」按住怕他的女娃，郭伯言握著宋嘉寧小手，讓她自己感受後腦杓的包。

宋嘉寧疼得吸了口氣，終於記起自己好像被人打了一棍，頓時心裡發慌，立即四處張望尋找母親的身影，先看到昏倒在地的秋月，視線轉了半圈，驚見母親披著一襲男人長袍站在幾十步外，背對這邊，母親身旁是來時同船的另一個男人。

宋嘉寧滿腹疑慮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

郭伯言一邊幫她揉腦袋，一邊低聲解釋，「有壞人想欺負妳娘，我將他趕跑了，現在妳娘要報答我，我叫隨從與她商量謝禮事宜。」在他眼裡，宋嘉寧只是一個八九歲的女娃，懵懵懂懂，所以他用的是哄孩子的語氣。

但宋嘉寧稚嫩的外表下藏著一顆大人的心，她遠遠望著母親，小眉頭慢慢皺了起來，半晌之後，她也不忙著避諱他，既然對方把她當孩子糊弄，她便眨眨眼睛，天真無邪地問道：「昨天夫子講課，教導我們施恩不圖報，您救了我們，為什麼還要謝禮？」

郭伯言一噎，看著女娃水汪汪的杏眼，他隨機應變道：「不是我要，是妳娘非要給。」

宋嘉寧耿耿遠處的母親，不太信，如果這人真救了她們，母親肯定會酬謝的，可母親為何要把她交給一個陌生男人，走那麼遠去商量呢？只是一些客套話的話，根本沒有避開她的必要。她繼續裝懵懂的問：「您是誰啊？秋月說您像官爺。」

郭伯言笑了，摸摸女娃的腦頂道：「我是衛國公，是皇上派到這邊的巡撫，妳知道國公、巡撫是何意嗎？」

宋嘉寧的小心肝突突亂跳，她都打算這輩子與母親相依為命，再也不要與梁紹或郭驍有任何瓜葛了，最好一輩子都別再見面，可怎麼第一次出家門就遇上郭驍的國公爹了？

另一側，魏進也正在好言好語地勸說林氏，「夫人，衛國公府您聽說過吧？高祖皇帝帶兵打天下時，我們老國公爺正是高祖身邊最得力的猛將，是咱們大周的開國功臣，高祖皇帝一登基，第一個封的就是我們老國公。當今皇上繼位後，繼續重用我家國公爺，還封國公爺的妹妹為淑妃，若按私交講，皇上得喊我們國公爺一聲大舅子。」

「國公夫人福薄，早早就去了，我們國公爺一直沒有續娶，府裡也沒有姨娘，只要夫人願意，您便是我們國公爺後院的獨一份，到時候還不是萬千寵愛於一身？再說了，這不光光對夫人好，對令千金也好啊，有國公爺撐腰，將來您想為她挑個什麼樣的姑爺不成？不比待在小縣城好？」

「好，咱們先不說榮華富貴，且說安身立命，夫人姿色出眾，令千金長大後必定也是傾城之貌，常言道『懷璧其罪』，夫人能保證日後不再出現今日這種意外？自古紅顏薄命，那都是因為沒有人撐腰……」

林氏始終蹙眉而立，話都聽進耳裡了，就是不給任何答覆。

魏進該說的都說了，見那邊宋嘉寧醒了，他歎口氣，最後對林氏道：「剛剛我說的都是肺腑之言，夫人好好想想，不過別怪我沒提醒您，我們國公爺脾氣不太好，您現在答應了，他肯定憐惜夫人，可您要是等觸怒國公爺後再害怕反悔，國公爺未必領情啊。」

林氏抿唇。

「娘……」宋嘉寧終於獲得自由，著急地往這邊跑。

林氏連忙轉身，看到女兒好好的，她快跑幾步，緊緊地將女兒摟到懷裡，娘倆互相寬慰。

魏進默默回到主子身邊，悄聲回稟結果。

郭伯言神色不變，黑眸盯著林氏纖細的身影，他志在必得，雙手負背道：「你先回城，買件樣式相仿的襪子。」

魏進領命而去，兩個時辰後，帶回來三件豆綠色的襪子，秋月挑出一件最像林氏所穿的，扶林氏去桃花林深處換衣。

她換好回來後，郭伯言並未再糾纏，回岸船上，甚至守禮地待在船篷之外，只在林氏下船前幽幽在她身側道：「來日再敘。」

林氏黛眉緊鎖，神色不豫。

被母親牽著的宋嘉寧也聽見了，強忍著才沒有仰頭，一直上了自家騾車她才靠到母親懷裡，擔憂的問：「娘，他們都跟妳說了什麼？是不是想挾恩圖報？」都是郭家的男人，當時郭驍看她一眼便點名要她，現在衛國公會不會也對母親動了花花心思？

林氏滿心苦澀，可她不想女兒擔心，輕聲敷衍了過去。

宋嘉寧問不出來，頹喪地低下頭。她擔心母親，可是擔心又如何，如果衛國公真的想欺負母親，她們孤兒寡母的無權無勢，要麼拚命，要麼認命，再沒有別的路了。

宋嘉寧憂心忡忡。

林氏將懵懂的女兒摟到懷裡，只有這樣，她才有勸自己繼續活下去的理由，若不是想著女兒，早在郭伯言明著暗著威脅她乖乖給他當侍妾的時候，她便尋死自盡了。愁完郭伯言，林氏又想到了胡壯，胡壯住在鄰縣，他怎麼那麼巧地也來了桃花島？

弟妹胡氏……安身立命……

林氏臉色越來越白，胡氏對她們娘倆心懷不軌，如今胡壯悄無聲息地沒了，時間一長，胡氏肯定會懷疑到她頭上。無緣無故胡氏還要聯合弟弟害她，一旦將她視為殺害胡壯的凶手，胡氏豈會輕易干休？

宋家，她註定是待不成了。

宋宅，胡氏在娘家吃完午飯便回來了，一直留意門口的動靜，聽說林氏母女回來了，她若無其事地去迎接，隔得老遠便開始打量林氏，卻意外發現林氏神色如常，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一樣。

胡氏心裡犯疑，殷勤寒暄道：「嫂子回來了，島上桃花開得可好？」

林氏淺笑，「挺好看的，安安還央我改天再帶她去呢。」

胡氏低頭去看宋嘉寧。

宋嘉寧配合母親，咧嘴一笑。

胡氏心思一下子飄遠了，暗暗思忖：莫非弟弟沒逮著機會？

急於打聽情況，第二天一大早，胡氏一家四口又回娘家探親了，宋二爺不想去，胡氏擔心丈夫趁她不在家去大房勾搭，硬是拉著人一起走了。

胡氏心急，不停催促車夫，車夫手中鞭子嗖嗖地甩，騾子跑得飛快，沒想到與迎面一輛馬車撞上了，騾車安然無恙，那馬車卻被撞翻了，栽進路邊溝渠。

胡氏一家四口白著臉下了車。

「爺爺，爺爺您不能死啊！」翻著的馬車中，突然傳來少年悲痛的哭聲。

一聽說死人了，胡氏嚇得兩腿發顫，宋二爺伸手去扶媳婦兒，結果他也腿軟，夫妻倆一起倒地上了。

一個時辰後，有人匆匆跑到宋家，向林氏報信兒，「不好了、不好了，妳小叔子一家撞死了一個老太爺，被人家拽到衙門去了，現在知縣大人正審案呢！」

林氏大驚，雖說已經決定與二房斷絕關係，但在外人看來，兩房還是一家，她立即命門房去縣衙打聽情況。

沒過多久，門房回來了，氣喘吁吁地道：「判了、判了，二爺、二夫人一人打一百板子，大少爺、大姑娘一人領二十，牢獄三年……」

林氏半晌沒能言語，宋嘉寧呆呆地站在母親身邊，徹底傻了，怎麼會這樣，前世二叔父一家只是越過越窮，並沒有招惹上官司啊。

雖然震驚，但內心深處宋嘉寧卻是有點解恨的。當初父親母親都去了，舅舅舅母不喜歡她，她便把二叔父一家當至親依靠，信賴到把母親的嫁妝交給二孀母打理，可到最後夫妻倆居然不聲不響地拿她去討好梁紹，現在二叔父一家遭了殃，算天道輪迴嗎？

就在宋嘉寧覺得老天爺還是長了眼睛時，縣城一處宅院裡，魏進正在向郭伯言覆命——

「國公爺放心，那老爺子是壽終正寢的，他兒子白白得了一筆銀子，絕不敢四處亂說，真傳出去，官府定會治他的訛詐罪。」

郭伯言頷首，這都是小事，區區兩個刁民他並未放在眼裡，送林氏一份薄禮罷了。接下來……他目光掃向窗外，只盼夜色早至，他好去收林氏的「謝禮」。

宋家二房撞死了人，除了刑罰押入大牢，還得賠錢二十兩，差役奉命，押著奄奄一息的胡氏夫妻回來取錢。

胡氏都快沒氣了，瞥見旁邊的林氏，她還耍了個小心眼，只取出十兩私房錢，然後涕淚橫流地對林氏道：「嫂子，我們就這點錢了，嫂子先幫我們墊墊吧，等我們一家出來，再做牛做馬還嫂子……」

宋家是敗落了，但二房絕不至於連二十兩都沒有，不過林氏心善，看著胡氏夫妻的慘狀，她沒有斤斤計較，只叫秋月去取錢。這十兩也是她與二房一家最後的情分，往後大家各走各的路，再無關係。

差役們走了，聚在宋家的街坊們卻久久未散，有憐惜林氏的，好心勸她，「嘉寧她娘，妳還年輕，何必把下半輩子都搭在這裡？妳看妳小叔子一家，今日入了牢獄還不忘欺負妳，三年後出來了，還不蚊子似的吸妳們娘倆的血？聽嬸子一句勸，帶嘉寧回京吧，找個老實人嫁了，也是個依靠。」

無論前朝還是本朝，寡婦守節都是美談，但寡婦再嫁也不稀奇，文人曾置評：人之常情。

「謝謝嬸子，我好好想想。」林氏滿面哀容地道。

街坊們走了，林氏眼角的哀婉慢慢變為憂愁，二房這橫禍來得太突然，真的是意外，還是那人安排的？如果是後者，其心思手段絕非她與女兒能承受的。

「娘，咱們現在怎麼辦？」宋嘉寧靠到母親懷裡，惴惴不安。她聽門房說了，胡壯也去了桃花島，一直都沒有回家，再想想那天胡伯言說「有壞人想欺負妳娘」，想來是二嬸母勾結胡壯要害母親，總之宋家她是不敢再住了，可她也不想回京城，怕受到舅舅舅母的冷落，怕在京城遇見郭驍，再被郭驍搶去當小妾。

林氏摸摸女兒腦袋，歎道：「嘉寧別怕，不管去哪兒，都有娘在呢，娘不會讓妳受委屈。」

宋嘉寧點點頭，用力抱緊母親，只要母親好好的，其他的她什麼都不怕。

夜幕降臨，林氏將女兒送到耳房，哄女兒睡覺，今天出了這麼多事，她怕女兒睡不好。

「娘，今晚咱們一起睡吧。」穿著中衣躺在被窩裡，只露出一個小腦袋瓜的宋嘉寧，聲音細細地朝母親撒嬌。

林氏笑，點點女兒的小臉道：「娘的病還沒好利索，等娘好了再抱安安睡。」

宋嘉寧已經好久沒有聽到母親咳嗽了，但既然母親這麼說，她便乖乖「嗯」了聲，戀戀不捨地看了會兒母親，這才閉眼睡覺。

林氏一直守在女兒身邊，看著女兒睡熟了，她才俯身親親女兒嫩嫩的臉頰，輕歎一聲，放輕腳步離開女兒閨房。

秋月提著燈籠，要為夫人照路。

林氏卻接過燈籠，低聲囑咐道：「九兒還小，不頂事，我擔心姑娘今晚又被魘到，妳在這邊看著吧。」

秋月「欸」了聲，與宋嘉寧的貼身丫鬟九兒站在廊下，目送林氏去了上房，兩人才關門進屋。

暮色籠罩，下人們都回房安歇了，滿院淒冷。

林氏站在堂屋前，身後是一片黑暗，堂屋裡雖然點著燈，對她而言，卻是比黑夜更讓人絕望，像一團浸了水的紗堵在胸口，每次呼吸都伴隨著吃力與痛苦。父親死了，丈夫走了，連勉強撐門戶的小叔子也被關押大牢，如今她與女兒是真的孤兒寡母，無人可依。

所以那人派手下送來一封信，叫她晚上留門，她也無力抵抗了。林氏闔眸，眼淚落了下來。郭伯言救了她，可沒等她感激，他便化成另一頭狼，一頭比胡壯更狠

辣的狼，要她一生供他玩弄。

街上傳來一更梆子聲，林氏輕輕地呼口氣，食指在眼角按了片刻，她抬腿進屋，虛掩房門，然後吹滅所有燭火，只留一盞昏黃的燈籠放在腳旁。

夜色越來越深，她垂眸坐在當中的太師椅上，靜靜等待那頭狼。

萬籟俱寂，院中忽然傳來不輕不重的腳步聲，林氏抿唇，悄悄攥了攥手。

「吱嘎」一聲，門被人推開，轉瞬又關上。

白日寬敞明亮的廳堂，此時被昏暗籠罩，顯得隱晦閉塞，小小的燈籠只照亮一片地方，而在那片昏黃柔和的光暈中，一個女子垂眸靜坐，她微微低著頭，清麗臉龐白潤如珠，她佯裝鎮定實則緊張得併攏雙手置於膝蓋，十指纖纖，嫩若柔荑。這樣的美人，當一個寡婦，豈不是明珠蒙塵？

「想清楚了？」郭伯言低聲問，一步一步朝林氏走去。

林氏抬眸，男人已經來到她身前，面寒如霜，高大如山，壓得人喘不過氣。林氏怕他，但她猶抱一絲希望，忽地雙膝跪地，磕頭求道：「國公爺，您位高權重，身分尊貴，乃國家棟梁，民婦殘敗之軀，實在不配伺候您，求您放過民婦吧。」

「配不配，我說了算。」郭伯言俯身，雙手去扶她肩膀。

林氏身體僵硬，不肯起來。

郭伯言可以硬拽她起來，但他不喜歡那樣，盯著林氏低垂的脖頸看了會兒，他挪到林氏方才坐的太師椅上，沉聲道：「識時務者為俊傑，看來，是我把妳想聰明了。」他有權有勢，她跟了他，日後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，她有什麼不願意的？守寡除了一個名聲，她還能得到什麼？

林氏依然額頭觸地，再次懇求，「求國公爺放了民婦。」

郭伯言冷笑，單手把玩腰間玉佩，黑眸無情地看著她，「現在妳面前只有兩條路，要麼高高興興地做我的女人，我給妳們母女身分寵愛，要麼哭哭啼啼地伺候我，除了日常所用，什麼都沒有。」

事已至此，林氏心裡那點全身而退的希望，徹底粉碎。

軟聲相求無用，林氏慢慢直起身體，郭伯言背靠椅背，好整以暇地看著她重新露出來的小臉。他以為她會哭，然而讓他意外的是，柔弱可憐的女人臉上沒有淚，反而清冷平靜，如一朵不畏寒霜的玉蘭，自顧自地綻放。

郭伯言鬆開玉佩，興致盎然地盯著林氏。

林氏不喜不怒，毫不躲閃地與他對視，淡淡問：「國公爺果真願意給我名分？」

郭伯言頷首，「我會抬妳做姨娘，只要妳一心服侍我，明年我便把嘉寧寄在我名下，讓她做國公府名正言順的四姑娘，與其他姊妹平起平坐。」

林氏自嘲地笑，垂著眼道：「國公爺真會說笑，便是嘉寧乃您所出，一個侍妾生的女兒怎麼可能與府上嫡出的姑娘一樣？更何況她是一個寡婦帶進府的，是外姓女。國公爺，現在我們娘倆雖然過得清貧，可嘉寧是正正經經的宋家嫡出姑娘，不必看人臉色，真如您的安排，我當姨娘，平日無須四處走動，只要國公爺寵我就夠了，沒什麼可顧忌的，但我不能害了我的女兒，不能害她被人輕賤嘲弄。」細柔平緩的陳述卻擲地有聲，那是一個母親對子女的維護。

郭伯言也是父親，他能理解林氏的顧慮，沉默片刻，他鄭重道：「妳放心，我會安排好一切，絕不讓嘉寧受委屈。」

林氏還是笑，盈盈水眸直接對上了郭伯言那雙幽深的眼睛，不無諷刺地道：「國公爺這話，您自己信嗎？」

郭伯言承諾得很真心，只要林氏乖乖做他的女人，那宋嘉寧便是他的女兒，他會像對待自己親女兒一樣維護宋嘉寧，但郭伯言很清楚，他能給宋嘉寧優渥的生活，卻無法保證別府的閨秀不會欺負她，輕輕諷刺一句便很傷人，他撞見了可以當場訓斥，可那些背對他說的，他便不能出面做什麼。

「妳欲如何？」郭伯言低低地反問，知道林氏是在跟他講條件。

林氏沒有立即回答，她扭頭，看放在地上的那盞燈籠，許久許久，她才喃喃自語般地問：「在國公爺眼裡，我是什麼樣的？是歌姬一樣可以任意欺辱的平民寡婦，還是您真心喜歡，願意憐愛保護的苦命女子？」

郭伯言馬上道：「後者。」他喜歡她的纖弱，喜歡她的美貌，他不介意她是寡婦，不介意幫她照顧女兒，他只需要她。

林氏聽了，很想諷刺一句，諷刺他真心喜歡一個女人的方式便是逼良為妾，但她沒失去理智，不想平白觸怒郭伯言，那樣對她無益。收斂所有憎恨與恐懼，林氏閉上眼睛，再睜開時，那雙美麗清澈的眼中蓄滿了淚水。

郭伯言心中一驚。

林氏哽咽質問，淚如雨下，「既然國公爺沒有婚配，既然國公爺真心喜歡我，為何還要我做妾？就因為我是寡婦，您便看不起我，用姨娘的名分輕賤我？我雖沒有國公爺尊貴，可也是京城正經人家嬌生慣養的女兒，讀過四書五經，恪守三從四德……您若真嫌棄我嫁過人，乾脆別惦記我，又何必嘴上說著喜歡，卻專做一些欺負人的事？」說完低頭，無聲垂淚。

郭伯言懂了，林氏這是想做他的正室夫人。

男人的眉頭皺了起來。平心而論，他確實有些輕視林氏，知道她是寡婦時，他第一個念頭便是要收她為妾，根本沒有想過給她妻位，而且他相信，換成其他權貴，也會跟他一樣的想法。

現在林氏要求做國公夫人……

目光再次落到面前跪地嗚咽的美貌女人身上，郭伯言為難地摸了摸下巴。他真的要林氏，如果林氏尚未出嫁，便是平民百姓，他也願意明媒正娶，給她臉面，可，林氏是一個帶著女兒的寡婦，就算他答應，太夫人呢？

想都不用想，太夫人絕不會同意。

註定辦不成的事，郭伯言乾脆不考慮，上前扶起悲泣不已的美人，抱住她纖腰，見林氏竟然沒有抗拒，他口乾舌燥，一邊壓抑心猿意馬，一邊柔聲哄道：「不是我不想娶妳，只是我也有為難之處，但晚晚放心，只要妳跟了我，我保證給嘉寧挑個青年才俊，最次也是狀元郎。」

林氏聽他喚自己閨名，便知這人估計把她祖上三代都打聽清楚了，既苦澀又無奈，但在妻妾這件事上，她絕不退步。

按住男人開始不老實的手，她想後退，他不放，她便伏在他胸口，悲切道：「我知道國公爺為難，如果我孑然一身，國公爺不嫌棄我我便感激了，但我身為人母，必須替嘉寧考慮周全。國公爺是要替朝廷幹大事的人，不在家的時候多，一旦您走了，嘉寧受委屈了怎麼辦？一個姨娘護不了她……」

她腰肢纖細，她無助的哭聲婉轉勾人，郭伯言全身火熱，腦袋也熱了，呼吸粗重地道：「妳說的也有道理，這樣吧，天色不早了，咱們先歇息，明早再從長計議。」說著低頭，就要親她脖子，越是脆弱的地方，越讓他興奮。

林氏卻趁他不備猛地推開他，迅速從袖中摸出一把剪刀抵住自己脖子，決絕地朝郭伯言道：「國公爺真想要我，便等我回京，您三媒六聘風風光光接我們娘倆進門，不然我活著也只是一個以色事人的姨娘，任人欺辱……」

她哭得可憐，郭伯言緊緊盯著她手中的剪刀，臉色難看極了。

林氏揚首與他對峙，為了表明心跡，她手上用力，刀尖輕易刺破那細嫩的脖頸肌膚，刺眼的血珠子登時滾了出來。

郭伯言目光一寒，冷聲斥道：「尋死覓活嚇唬誰？若我不在乎，妳死了，於我何損？」

林氏淚落，悵然道：「是啊，不過一條賤命，死就死了，可我想賭，賭您的真心，倘若您捨不得我死，我也心甘情願跟您了，連人帶心，都給您。」

郭伯言怒極而笑，笑著笑著，忽地轉身，如急流猛退，衣袖帶風。

林氏視線模糊，剪刀仍舊抵在脖子上。

郭伯言行至門口，突然頓住，頭也不回地道：「明日我派人過來，送妳們母女回京。」